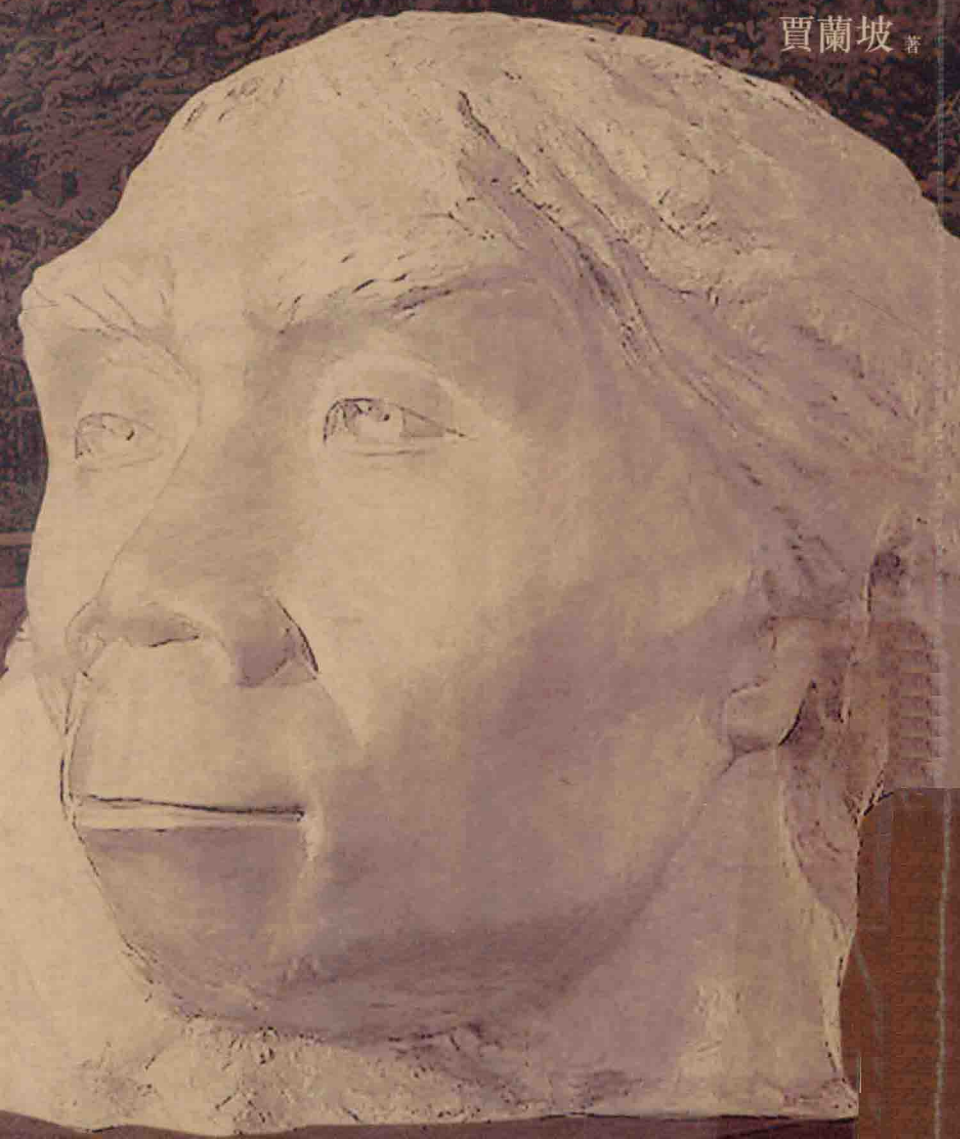


大師導讀

北京猿人

賈蘭坡和他的考古大發現

賈蘭坡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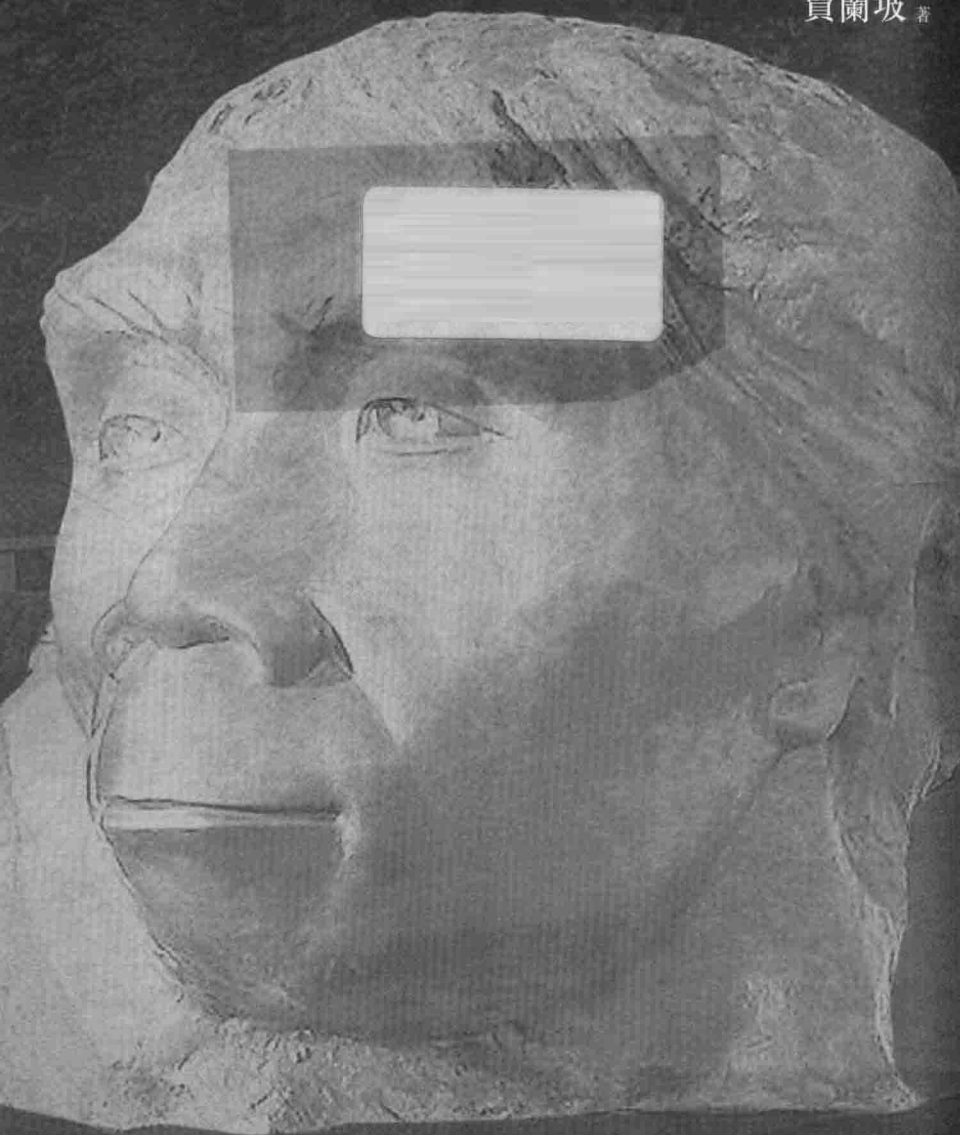


大師導讀

北京猿人

賈蘭坡和他的考古大發現

賈蘭坡 著

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（CIP）資料

大師導讀：北京猿人——賈蘭坡和他的考古大發現／賈蘭坡著．

-- 初版 -- 台北市：龍圖騰文化，2011.04

面；公分 --（文化中國；CC001）

ISBN 978-986-6100-05-5（平裝）

1. 北京人 2. 古人類學

799.1

100006803

文化中國／CC001

大師導讀：北京猿人

作者：賈蘭坡 發行人：蔡清淵

副總編輯：彭琬玲 版權策劃：李鋒

特約編輯：歐明 執行編輯：彭琬玲

封面設計：陳文德 內頁編排：馮方熠

出版發行：龍圖騰文化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市復興北路369號4樓 電話：02-25218192

印刷裝訂：廈門市金璽彩印有限公司

初版一刷：2011年4月

定價：NT\$150元

ISBN：978-986-6100-05-5（平裝）

原書名：《賈蘭坡談北京猿人》／作者：賈蘭坡，中文繁體字版©《大師導讀：北京猿人》
2011年，本書經湖南少年兒童出版社有限責任公司正式授權，通過外圖（廈門）文化
傳播有限公司，同意由龍圖騰（台灣）文化有限公司出版中文繁體字版本。非經書面
同意，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製、轉載。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（如有缺頁或破損，請寄回更換）

目錄

第一章

學生時代

5

第二章

初到周口店

21

第三章

主持周口店發掘

55

第四章

抗戰歲月

71

第五章

重振周口店

95

第六章

人生不留白

121

北京周口店龍骨山——
「北京人」遺址所在地。

(圖／胡武功・FOTOE)



大師導讀

北京猿人

賈蘭坡和他的考古大發現

賈蘭坡 著

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目錄

第一章

學生時代

5

第二章

初到周口店

21

第三章

主持周口店發掘

55

第四章

抗戰歲月

71

第五章

重振周口店

95

第六章

人生不留白

121

北京周口店龍骨山——
「北京人」遺址所在地。

(圖／胡武功，FOTOE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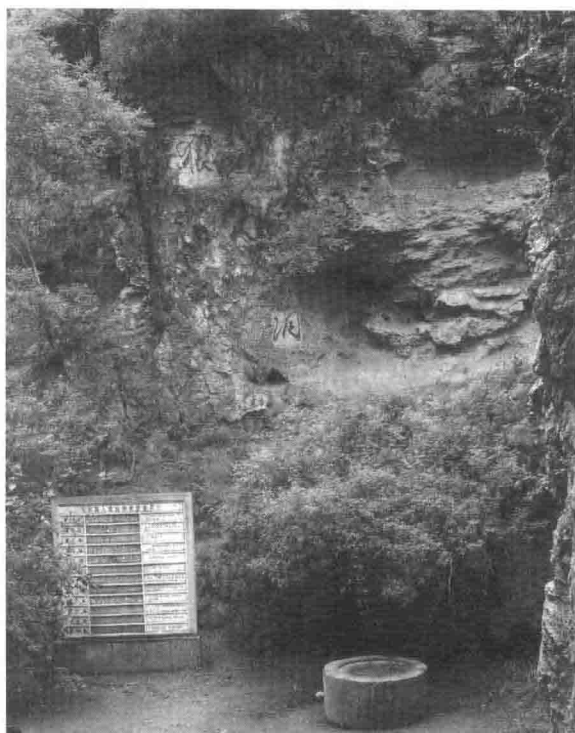


學生時代

第一章

周口店「北京人」遺址，
人類的發源地。

(圖／王文波，CTPphoto，FOTOE)





閒在家裡沒事可做的那段日子，我經常去圖書館看書。剛開始，看書沒什麼規律，逮住什麼看什麼。後來我對自然科學方面的雜誌和書籍，越來越感興趣。不曾想到，這些自學的知識，後來竟派上了用場……

一九〇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，我出生在河北玉田縣城北，大約七公里的小村莊——邢家塢。這個人口不足兩百戶的村子，北臨山丘，南望一片平原，土地貧瘠，村民的生活比較貧困。據墳地碑文記載，我們賈家原籍河南省孟縣朱家莊，在明代初期才遷移到邢家塢。

聽老一輩人說，我的曾祖有兄弟兩人，大曾祖父沒有兒子，按我們家鄉當時的規矩，需要把我二曾祖父的長子，即我的大祖父，過繼給大曾祖父。我的二祖父也沒兒子，又從我三祖父一門中，把我的父親過繼給二祖父。由於生活困難，在我很小的時候，我的父親就隻身到北京謀生。

我們村裡有個叫宋竹君的，據說他是從燕京大學的前身——匯文大學（後改爲匯文中學）畢業的，在北京英美煙公司任高級職員。經他介紹，我父親也進了英美煙公司。父親本名賈連弟，號榮齋。他工作的部門叫「調換處」，實際



上是做一種廣告性質的工作。顧客只要能集到一定數量英美煙公司出品的香煙空紙盒，或煙盒內的畫片，就可以到調換處換取掛曆、成套茶具及小玩意兒等物品。

由於工作日漸有起色，人來人往日漸增多，大家都習慣稱父親為榮齋，而他的本名反而沒人叫了。當時父親每月薪水十八銀元，他自己省吃儉用，每月只花八元，其餘十元就托人捎回老家，家中的日子自然好多了。

令人懷念的農村童趣

我家村後的東山上，有兩個山洞，一大一小，我常常跟著其他小孩到小洞裡探險玩耍。大洞深不可測，我們從來不敢進去。有時，我們把石頭打成圓球，從山上往下滾著玩；想不到，這在我以後的工作中，對發現石器的打製過程和用途，也有著很大的幫助。

在村北的小山下，還有一條南北向的細長水坑，這也是我們做小孩時經常光顧的地方。我們愛在坑裡洗澡、打水仗，也常逮蠅蠅、捉蜻蜓和小鳥。在鳥類中，我們最喜愛「紅靛顏兒」或「藍靛顏兒」，凡是我們網著的鳥，除了這兩



種，其餘統統放生。當然我們小孩之間，也時常為捉鳥打架。我的母親只是把我們拉開就完事了，最多打幾下屁股。她不許我罵人，罵人准挨一頓揮把子。

我外祖母家在門莊子，位於邢家塢村和玉田縣城之間，地處平原，風光秀麗，也是個兩百多戶的村子。外祖母住在村前街的西頭路北，家中有五間北房。東側一條路通往後街小路，東邊有個數十公尺長、直通南北街的大水坑，水坑東西有三四十公尺長。前街路南有一塊菜園，冬季多種大白菜，夏天除種各種蔬菜外，還種甜瓜、西瓜等。

外祖母家我也非常愛去，除了有水坑可以游泳外，更因為，那塊很大的菜園子裡，有很多好吃的瓜果和蔬菜，比邢家塢的菜多了很多。何況，還有一個比我大十三歲的表兄，他常帶我去水坑裡摸魚和捉螃蟹，又好玩又能解饞。

七歲開始啟蒙教育

大約到七歲，我在外祖母家開始上學了。當地沒有學校，讀的是私塾。所謂私塾，就是在老師家上課。老師教幾個學生，屋裡沒有課桌，只有個方桌，炕上放個炕桌而已。教的是《三字經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。我還記得，



老師叫谷顯榮。每天進老師家中第一件事，就是向孔子牌位行作揖禮，然後各就各位，背書或描紅模子。

學完了三本小書，又學了半本《論語》，谷老師因病去世了，我就到鄰村跟一位叫「李小辮子」的老師學。當時已是民國，但他還是清朝打扮，留著辮子，所以當地人都叫他「李小辮子」，而不知他的大名。他對學生管得很嚴，背書背不下來或背錯了，都要挨揮把子。他給我們講的課文，我們聽了，有時雖然似懂非懂，但因怕挨打，背得都很熟。所以到現在，什麼「一去二三里，煙村四五家。亭台六七座，八九十枝花。」「松下問童子，言師採藥去。只在此山中，雲深不知處。」都還記得清清楚楚。

母親的家庭教育

大約到八歲，《四書》讀完，又讀了點《詩經》，我的外祖母去世了。此時那家塢也有了私塾，我又返回自己的家繼續讀書。

應該說，我識字的啓蒙老師是我的母親。我的母親戴明雖未上過學，但聰明而知曉大義。村裡有個叫王雍的老頭識字最多，他看的小說也多。每到夏天，



大家在一起乘涼，都會叫王雍講故事。母親常把聽來的故事再講給我聽，都是一些「岳母刺字」、「精忠報國」之類的。母親一邊講，一邊教導我要學好人，不要做壞事。後來，母親對小說也著了迷，就借來看，不認識的字和不懂的地方，就請教王雍，天長日久，也認識了很多字，可就是不會寫。到後來，她連不帶標點的木版印刷的小說，也能看得懂。

父親在北京做事，家裡有了活錢，生活自然好多了。母親要求我穿戴不能與其他孩子有區別，我只比別的孩子多件內褂和內褲，外面仍是粗布衣褲。別人家的孩子在玩的時候，都背著背簍，邊玩邊拾柴。母親也叫我背一個，不要求拾多少柴，就是不能比別人家的小孩有特殊感。這對我影響很大，以致後來，我對待他人，不管職位高低，都能一視同仁，這不能不說是母親當年教育的結果。

雖然父親每月掙錢來，但家裡平時仍是早飯玉米渣粥加鹹菜，午飯和晚飯則是玉米麵貼餅子，再加上一鍋菜，有時是小米飯。當然，過節和有客人來時就不一樣了。有時爲了給祖父下酒，母親會炒個菜，祖父總想叫一起吃，母親反對說：「小孩子家，吃喝時間長著呢！不在這一口兩口。」

過年時，客人給的壓歲錢，都得如數上繳，母親又說：「孩子花慣了錢，對



他一點好處也沒有。」但過年的新衣、新鞋，母親總是早早就做好，當然還有燈籠、鞭炮之類的玩意兒，所以過年是小孩子最盼望的了。

我的童年是在農村度過的。雖然家境不是很寬裕，但童年的生活非常愉快，無憂無慮。至今，我還常常回憶起那時的情景。

戰亂避居北京

我十三歲那年，正趕上直奉戰爭，奉軍潰敗，逃兵很多。他們三個一群、兩個一夥，到處搶劫，用他們的話說：「打是米，罵是麵，不打不罵小米乾飯。」

在這兵荒馬亂的年代，我父親對家裡很不放心，他便決定抽時間回到家裡探親。一路上看到的和聽到的，都使他膽戰心驚。他決定不在鄉間久留，便僱了兩輛騾子拉的轎車（即車上裝個布圍子），帶著我的祖母、母親、姑母和我及妹妹一起到北京暫避。轎車每輛可乘四人，乘一人或乘四人都需花四塊銀元。

平常從老家到北京需兩天的時間，這次走了三天，因為怕碰上逃兵，我們有時只好繞著道走。途中的棧房（能停車輛的小旅店）都被兵佔據了，我們只好借宿到百姓家裡。當時的百姓家對往來借宿的客人都很熱情，供吃供住，還不當



面收錢。客人要給錢就給小孩，藉給小孩買吃的爲名，還了這份人情，否則人家會說「我家不開店」，叫你下不了臺。

進了朝陽門，到了崇文門外翟家口恒豫隆絲線店，已是掌燈時分。當時，北京大多數人家還沒裝電燈，用的都是煤油燈。

我們的落腳處，是父親在我們來京之前，預先托朋友找好的。這原是一家開置的店鋪，托恒豫隆代爲照料。我們只佔用了五間朝東的正房，其他房間還開在那裡。當時的人很迷信，住房子要看了風水才能決定，特別是作爲買賣用的鋪面房。我們臨時租住的這幢房子，因有人說裡面不乾淨、鬧過鬼，所以很難租出去。租不出去，還要花錢僱人看管，房東當然願意有人租這房子住，這樣證明裡面沒有鬼。我父母又是不信神不信鬼的人，即使舊曆年節也沒燒過香，或祭過灶王爺，這事對雙方當然都是再合適不過了。

這時候，我父親辭去了英美煙公司的工作，在前門外打磨廠集資開了一間商店——義興合紙煙店。店子的主要股東是義興合錢莊，經理是個叫史冠德的山西人，紙煙店就在錢莊的東隔壁。

雖說父親辭去了英美煙公司的工作，與別人合夥開了紙煙店，但並沒有完全脫離英美煙公司，他專門負責批發英美煙公司出產的紙煙。當時，這類煙店，



京城共有四家，分布在北京四個區，每區一家專賣店，出售不許越界。當然父親的薪水也比過去多了，年終還能分到紅利。

在京待了半年之久，地方上已經平靜，老家的叔叔來京接我祖母等人回家。我母親陪著祖母、姑母及妹妹一行人，又返回了邢家塢。

妹妹賈英伯在家時，也讀了很多書，且非常聰明，《詩經》背得很熟。她本想留下來，和我一起在北京讀書，但因家人一走，我父親便把原租住的房子退掉了，在紙煙店我們爺倆合著住，妹妹留下來擠在一起不方便，所以她不得不和母親一起返回了老家。

留在京城上學

母親走後，我和父親住在紙煙店裡，並和店裡的夥計一起吃飯。父親把我送到打磨廠小學讀高小。國文對我來說沒有問題，但數學就困難了。因為在老家從未接觸過阿拉伯數字，我學起來非常吃力。有時課堂上，還涉及地理以及物理、化學等我完全沒學過的知識，弄得我一點信心也沒有，越學越沒興趣，最後還是離開了學校，在家請了一位先生為我補習。